

澳華新文苑

第1137期

老爸70歲時，受過一次傷。那一天，他吃桃子，張嘴亂咬亂啃，把桃核的尖，咬得釘在天壁上，由媽媽幫忙，才取下來的。之後，我們一家人，還有左右鄰居，探討了幾天，覺得，就是特意咬，也咬不成這種款式呀！

老爸75歲時，偶然參加過一屆街頭短跑二強賽。當時，有個瘦農民，為老爸擦皮鞋，剛擦完，大事不好，城管來了！農民趕緊轉跑。老爸一看，這可不行，追！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追上了，抓住了，獲得亞軍。然後信心十足地遞過兩元錢去，說：“你沒有收費！”令人發矇的是，瘦農民見老爸厚道，認為發家致富的機會來了，說：“是一隻皮鞋兩元錢。”

老爸80歲時，覺得健康居然不再似從前，例如腿軟，腰酸，小解不暢。去檢查，瘤！住院部白衣天使說：“年齡太大了，不考慮手術，只能保守治療。”待得知家屬後面那個年輕的老頭就是患者後，馬上決定：“割！”就來次全麻，割了。原本術後狀況良好，卻受盡管床白衣惡魔的百般折磨——超量放療共44次。老爸認為，自己的癌症已經好了，不該繼續承受折磨。醫生指著膠片上的5個黑點，硬說老爸的癌不但沒好，而且已經骨轉移了，必須繼續承受癌症病人所應該承受的折磨。可憐老爸，手無拂灰之力，步履維艱，被迫反抗自救，被迫寫“拒絕醫療”承諾書，才得以逃避醫牢。一個月後，腿不再軟，腰不再酸，骨頭上的黑點自行消失，上樓也有勁了，小解如自來水般嘩嘩響，像是進補了再造丸。與病友交流，沒人相信他的放療次數。

老爸85歲時，路過石梯。老驥出行，想起激情燃燒的歲月，壯心不已，嘗試翻腳往下跳。可惜年歲不饒他，一跤跌翻在地。還好，只是鼻青臉腫，腦門上吊個大青包，未傷筋骨。婉拒多位鮮活的雷雷鋒擁護，自己爬起來。歸家後，躺在沙發上，痛定思痛，不覺得痛。只是撫摸青包時，發現裡面戳著異物。拔出來一研究，是一截

老爸93歲記

李雙

上的星星請到了面前，還能堅守電視陣地，觀賞大牌明星次第獻藝。

2022年12月，老爸92歲時，各地的陽性清零發生了顛覆性巨變，形成陰性清零態勢。可以“防感染，防發病，防重症，防死亡”的疫苗，老爸一針沒打過，仍然以大局為重，積極順應潮流，到處寫詩。當然就如願陽了。老老實實倒床一天，再自我軟禁四天。然後打來越洋電話，聲音震耳，向我報喜：“我已經好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被我傳染，還騙著的。我幾年沒有看過病了，這次輕輕鬆鬆就過了關。覺得，這個新冠，沒有宣傳的那麼厲害，有誇大！”我感觸良多，答：“老爸，不會誇大，只會縮小。不是新冠不厲害，是新冠沒有您厲害！”

老爸1957年畢業於總參謀部高級通訊學院，當了幾十年綠芝麻官。永遠職務不高，血壓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個子高；一直能力不突出，工作不突出，成績不突出，事業不突出，權閥盤也不突出。少見！

常常琢磨老爸的長壽秘訣：不吃任何補藥，不搞任何健身鍛煉；不計較得失；無遠慮，也無近憂；好奇心重，愛坐圖書館，每天必側身痛刷充電手機；自己的事盡力自己做；若發怒，時長十秒鐘。別的就沒什麼了。不得要領。有幾點偏好可能與眾不同：不挑食，吃甜食吃雞糰尤其吃雞豆近一個世紀。

今天老爸93歲，兒女率領孫輩重孫輩酒聚聚聚聚飯飯聚聚水果聚聚果聚冰激凌。祝爸爸長命百歲？祝爸爸長命百歲？祝爸爸長命百歲？這不是格局，而是騙局，等於哄鬼！先祝爸爸長命一百一十歲，懇請上天視具體情況，隨時不斷追加。

(2023年11月25日 星期六)

可惡的細竹筍。

老爸88歲時，視力進一步下降，目光不再炯炯。查眼，無白內障，但不幸罹患了近視。還好，一副眼鏡就把天

情感關懷與生命詩意——洪源修詩詞讀後漫談

莊偉傑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想尋找一種美好地活著的願景，都在尋找著適合自己的立足點，尋找屬於自己的生命空間，乃至自己的生命根源。拜讀移居澳洲已二十載的泉州籍鄉賢、詩詞家洪源修先生近年來所作的詩詞作品集《寸草集》，一個洋溢著濃鬱游子意與滿懷感恩之情的書名，一首首發自肺腑傾訴且娓娓低吟的詩賦詞闕，一本暮年客居異國他鄉，“雖逾杖朝心不死，揚清激濁續詩篇”的結集，卻是出自一位孜孜矻矻於詩詞數十載的老詩家之手筆。面對先生用久違了的鋼筆字認真謄寫的詩稿，一撇一捺，字字抵心。作者可謂用心用情，閱者則動心動情，彷彿從故國文化的血脈裡，依稀流傳到我們的指尖。感佩之餘，發覺原來洪先生是通過詩詞尋找屬於生命的一種詩意。

詩之為詩，貴在詩意。究竟何謂“詩意”？又應如何理解“詩意”呢？依愚淺見，從狹義上說，應是文本中的詩意，它存在於語言世界中，特指通過詩歌文本表現所體會到的超越日常生活而獲得的精神愉悅，它呈現的是一種自由狀態的美，是一種擺脫功利欲望的精神滿足。為此，許多詩人或“推敲”或“苦吟”，力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旨在通過特定技巧與語言形式，創作出具有本體構成性與自足功能性的“有意味”的詩性空間，並給人以美的意境、情思及意蘊，乃至精神能量等。從廣義上說，應是指生命中的詩意，即我們平日所講的“詩意人生”。它存在於人的生命及日常生活中，指向的乃是一種超越現實的生命情調，比如品茗飲茶、飲酒賞樂、品讀書卷、觀光覽勝，本身帶有人間煙火氣，卻沒有世俗功利心，其指向應是一種與謀生無關且具有休閒享樂的高雅生活方式。對此，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言的“人，詩意地棲居”，應該涵括以上所說的兩種詩意。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中生成的詩意，既來源於生活，又存在於語言中。換言之，一首詩的完成，乃是詩人借助語言載體，傳達或呈現出生命的詩意。

作為詩詞界名宿，洪源修不僅“與詩結緣七十餘載”，移居國外前已在鄉園出版多部詩文集，作品多次獲獎並收入多種詩詞選集，而且發起成立晉江南英詩社，以詩會友，廣結善緣，耕種心田，長存素懷。如今流散寄寓，依然鄉月戀心，怡然自樂，筆耕不輟，備受同道稱許。在筆者看來，洪源修詩詞體現的既是一種情感關懷，又是一種生命詩意。一方面在形式上顯示出生命意志與個人品質，另一方面在內容上讓人看到他注重情義和家國情懷。這種情懷不局限於某個特定的時空，而是傾情於眾生憂樂與關愛。他的詩並非以軟弱的聲音去感他人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以至在以往曾經的痛失遭遇中感到傷感，而是在順應自然與抵禦歲月中沉澱為一種堅毅而積極的精神人格。進一步說，詩者的生命詩意始終植根於個體的人生追求與情感關懷。這在他早期所寫的獲獎作品《春日偶成》中已顯

露端倪：“萬里神州錦繡堆，無邊春色歷寒來。朱門宴舞須三省，莫把江山付酒杯！”與其說這是一首感興之作，毋寧說是警策之作。看似“偶成”所至，實乃經由一番深思熟慮的詠嘆。作為一個從艱難年代成長起來的詩者，詩中蘊含著深刻而豐富的感悟。那是在閱盡滄桑和洞明世態之後，所激發的溫婉而善意的真切心聲。如果說，這是直面現實境遇與特殊情境中的一種清醒與覺悟，那麼，反映在詩人這部即將付梓的詩集中，除了力求表現生活的一般形態外，更多是有了精神療愈與生存關切的感性性之構成主軸。其中流露的情感特徵，在某種程度上與作者的人生階段經歷，尤其是寄寓異國之後的所見所聞所感緊密相關。正是：“溪山信美非吾土，獨坐黃昏伴夕暉。最是子規能解意，聲聲喚喚不如歸！”（《客中感懷》之一）是的，移居海外，看異域的山川景色確實美如畫圖，可惜畢竟不是我的故鄉，如今漂泊在天涯，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故土？作者對故鄉的思念之情溢於言表。

遠離故土，鄉情難忘，父愛如山，這種至愛的生命意識一旦變成為一種理念，並轉化成為心靈產物的詩句，指向的就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根性思戀。在洪源修先生這部詩集裡，最為感人的莫過於常常在字裡行間不經意地流露出對故國鄉土、乃至民生關切的大愛和仁慈。盡管身處他邦異域，但他並沒有因寂寞消磨掉個人的意志，而是在多元語境的國度，以詩詞、以母語、以真情來催發生詩的生命。讀其詩，初看樸素無華，平和暢達，並無驚人之筆。然而，細讀其中奧妙，別有一番清雅之意趣。無論是平常時分情難自禁的“北望家山萬里遙，鄉愁縷縷難消。夕陽也解離人意，送暖西窗慰寂寥。”（《客中感懷》之二）還是逢年過節時有感而發吟嘆的“煙水茫茫日欲斜，故園遙隔在天涯。一杯酒酒添離思，爆竹聲聲魂夢賒！”（《壬寅歲除》）詩中或融情於景，或借物寄情，可謂情景、物我互為交融，詩情韻味盡在其中。如“爆竹聲聲魂夢賒”一句中之“賒”字，妙不可言，味道盡出。寄寓異國，在除舊迎新歡度佳節之際，連魂牽夢繞的故園根性與離思鄉情都得一“賒”來，情以何堪啊！傳統的舊體詩詞重在字思維，當一個“賒”字了得！可見借用動詞“賒”字，無疑是相當恰當的，且充滿生趣，唯其如此，方能真切地表達詩人置身於此情此景的心境和感受，也才能充分地表達其中的情感訴求，讓那些有著相似境遇或正在經歷的人以撫慰以感染。再聽：“一年難得一回親，把酒談笑語頗頻。今日不知身是客，座中盡是故鄉人！”（《澳洲晉江同鄉會重陽雅集盡興》）在海外客居，幸在總能遇到鄉音，相遇故鄉人，於是撲面而來的是一股濃濃的鄉情，難得這一日雅集盡興，竟不知身是客，也不知何處是故鄉還是他鄉。這種家園情懷至今之所以依舊不絕如縷，是因為它本身是華族乃至人類的一種文化源流和生命精神。洪源修筆下的這種鄉情，我們不妨稱之為“升華了的鄉情”。（未完）

鄧詩鴻《自白書》組詩選登

原諒我一直胸懷巨石

一夕激光，在風雨中搖曳、幻滅
黑暗在聚集、壓迫，肆無忌憚
它那麼弱小，孤獨而無助
但從不放棄，以一己之力照亮內心
就像此刻，一個時代的旁觀者
孤獨、靜坐、哭泣，隱忍而緘默
如果順從於黑暗，將緩和夜色的壓迫
屈服於事物的兩面：俯首、隨波
轉瞬即逝，仿佛如我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難言之間
我永遠站在難言之間……”
原諒我飛越窗外被中的靈魂
面對冷酷的高牆，一次次以卵擊石
原諒我一直胸懷巨石，並且動用
落日的蒼茫，振盪黑暗的天幕
藉此修補靈魂，每一個側面的潰散
和決堤，修補細小的憂愁，與寒冷
(注：引句出自作家村上春樹。)

鄉愁說

當我用汗水，搭建好漢語的江山
和修飾的花園，撒下秋天的背景
一片浮雲，窮盡了孤帆遠影碧空
深一脚、淺一脚，
在美學中，修正著潦草的偏旁
用暗漲的江水，清洗遺失的詞牌

向腳手架上，落灑的鄉愁致敬
除了汗水，沒有比這更高貴的骨朵
轉瞬即逝，仿佛如我



■沈嘉蔚當年在腳手架上作畫。



■沈嘉蔚在他的作品前沉思。

首例！澳洲對“策劃外國干預”者判罪

文彥

“當我做事時，報紙上不會報導，但北京會知道我在做什麼。”

這是他說過的話，被秘密錄音記錄下來了。多大的口氣啊。他洋洋自得，甚至飛揚跋扈。

說出此話者叫楊怡生，墨爾本的名人，在好些華人社團擔任會長之類的要職。他還參與了另一個組織，聯邦檢察官稱該組織是在中共機構註冊的。

他敢出此言，當然理由充足。

2020年6月，楊怡生舉辦儀式，向皇家墨爾本醫院贈送社區組織籌集的37,450澳元捐款，特別邀請時任代理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務部長艾倫·塔奇(Alan Tudge)出席。他與塔奇建立關係已有些時日了。那個捐贈儀式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可以而且應該公開的場合。他以及他背後的人滿有信心認為，塔奇先生是潛在的澳洲總理人選。在被截獲的一段電話錄音中，他稱，塔奇可能是“未來的總理”，可能是“我們的贊助人或支持者”。

這是一盤大棋。以聯邦檢察官的話來說，楊怡生為此對塔奇“施加不當影響”。

楊怡生曾告訴一位同僚，他在訪問中國時，中共領導人會見了他。但是，楊怡生在審判中堅稱自己無罪，否認自己被中國官員招募或聽從他們的命令。他不認罪。

然而，檢察官不這樣認為。他告訴法庭陪審團，楊怡生的行為不是他們在間諜小說中讀到的或在詹姆斯·邦德電影中看到的那種，而是一種“不易察覺的干預形式”，主要是為中共贏取朋友，以對中共及其政策產生同情甚至

認同，增加其影響力。楊怡生一直與中共情報部門保持聯繫，並試圖影響聯邦政府部長，以進一步實現中共的目標。這就是犯罪了。

檢察官說，“中共通過統戰系統實施一項全球影響力計劃，該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居住在海外超過四千萬華人，中共試圖說服他們，推進其議程符合他們的利益。”

12月19日下午，維州法院經過幾天的審議和聽取了兩周多的證據後判定：楊怡生有罪，罪名是“策劃外國干預”行為。

根據是《反外國干預法》。五年前該聯邦法律出台時，時任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引用了中共政府干預澳大利亞政治和大學的指控，引發了北京方面的憤怒回應。

法官同意檢方的觀點，即根據這個新法，警方不需要證據證明楊怡生計劃在未來實施干預行為。法庭認為，當楊怡生與塔奇接觸時，他相信與部長的良好關係可能會讓他成為與中共有關政策問題的倡導者，這一點就足夠了。

這樣，楊怡生成為了澳洲第一個因策劃實施外國干預而被判有罪的人，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

首例已開，還會有張三李四因此被判有罪嗎？讓我們拭目以待。(2023年12月20日於悉尼。)



■楊怡生近照

七. 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 永遠的《巴別塔》(下)

(接上期) 沈嘉蔚常常在他的久遠前的作品下沉思。他回想起來也覺得欣慰，完成後的《巴別塔》大大超越了它原先的草圖。《巴別塔》裡有幾個貫穿至少三幅畫的歷史人物，其中主要人物竟然是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沈嘉蔚完全記得，他如何沉醉於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巨作長篇小說《紅輪》。這部未竟之作只出版了四卷，中譯文出版了三卷，沈嘉蔚讀完了這三卷全部五千頁。他發現，無論索氏本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對筆下三百多個人物的個人好惡如何，他在這部巨著裡在涉及每一個人物的描寫時，都從這個人物內心的自我意識著手，使讀者有一種感覺，就是這個人物都很正面，思辨與行為合乎邏輯，無論他是沙皇還是列寧。沈嘉蔚相信這是描繪歷史的最佳選擇，認為這也是他在《巴別塔》裡所做到的。他描繪了四百幾十個真實歷史人物，全部是以再現時他們真實面貌為努力目標，沒有任何醜化或者美化。沈嘉蔚把自己定位成歷史的記錄者，只記錄了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無論是什麼世界大戰裡共產黨人抵抗法西斯納粹的英勇作戰，還是共產黨內部殘酷的清洗，以及善良無辜的人民的受難與死亡，他都一視同仁地記錄下來。他稱自己畫的是“新歷史畫”，打破時空，把來自不同背景看似無關的人物放在同一畫面內，解構現存意識形態和判斷，企求歷史的真實面目。他想通過逼真的引導性的形像之間形成的張力吸引人，自己盡量退居幕後，讓擁有不同價值觀的觀者自由地去聯想和推斷，而使歷史畫從“靜”走向“動”。此時，沈嘉蔚也很欣慰自己能夠堅持這樣做。他作畫時完全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都已經習慣了只描繪光明面的頌歌，難以接受真正的現實主義。他希望他們能夠原諒他的直言不諱，也希望他們正視自己的歷史。

沈嘉蔚想起自己當年如何創作，自然想到他的老師也是摯友陳丹青先生。很久以前了，陳丹青為沈嘉蔚隨筆集《自說自畫》寫了篇序言。其中這樣說，歷史畫的傳統功能在沈嘉蔚手中發生了一項殊難定義的改寫：它不再期待歷史畫的公共性，因此，它無須公共意識的授意與認同；它的主題、它的敘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場，全然出自作者，即沈嘉蔚本人。這使沈嘉蔚的宏大歷史畫猶如超級論文，宣稱著他自己的歷史觀，並宏大的歷史想像。這種以繪畫的方式想像，至少在視覺上甚至近乎歷史裁判——所有正反面人物的歷史位置均被沈嘉蔚重新安排，對立陣營與不同期人物，全被他以歷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名義重新整合，或者，拆散了。沈嘉蔚不屬於繪畫中的政治諷刺與政治波普，而可能是以歷史畫編織個人發言的極個別畫家。他要用自己的發言顛覆被曲解的歷史，至少，與歷史辯論。

陳丹青先生進一步說，但這辯論更像是一場漫長的自我清洗，意即沈嘉蔚是在用他的畫面對他這代人的歷史記憶，做出校正。當他越畫越多，如所有沉溺於同一系列並不斷縱深的畫家那樣，他接近超現實繪畫所作的事情，漸漸被自己的歷史想像帶走，他自己的歷史拼圖、歷史版本，依次出現了。但乍睪解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圖像，人們會一個接一個認出其中大部分已被長期遺忘卻被沈嘉蔚從歷史角落找回來的歷史。但每個人物原本附帶的歷史標籤、歷史代碼，在沈嘉蔚筆下悉數顯得陌生，他們似乎離開了各自的歷史，被沈嘉蔚的畫筆一一馴服了。

陳丹青先生相信，當沈嘉蔚大量閱讀歷史與傳記，從而終於知道了年輕時不知道的歷史，他會在心中，在畫布上，不斷尋找一種幻相，因此能以自己的方式看見他們。他描繪這幻相，並非意在向來向來證實畫中書中的歷史，而是替逾百年前的歷史繪製了未來的圖景。沒有一個他所描繪的歷史人物曾經設想由他們造成的歷史（以理想、文字、戰爭、血污、陰謀、犧牲……）在未來，亦即現在，會構成這樣一種龐大的想像。

當然不能說這僅僅是沈嘉蔚的想像，他的素材全部來自歷史圖像。不過，他畫得越多，他的歷史畫面與歷史人物越是歸結為他個人給出的想像。歷史畫莫不來自想像，但沈嘉蔚的歷史畫主角真的是他孜孜描繪的逾百上千位歷史人物嗎？陳丹青與沈嘉蔚是同代人，每當他觀看沈嘉蔚的歷史畫，他都在畫幅背後看見“我們”：對歷史無知的一代。換句話說，沈嘉蔚試圖忠實於歷史的方式，是對那一段歷史的不可磨滅的記憶。猶如對記憶施行近乎狂歡的補課——他選擇了歷史畫，而且是遠離人們所知道的傳統歷史畫。

陳丹青先生向沈嘉蔚承認，他以前不曾見過這樣的歷史畫。大維特或梅索尼埃的畫，獻給拿破崙；蘇里科夫或列賓的畫，獻給俄羅斯人民；特加切夫或莫伊申柯的畫，獻給斯大林。而沈嘉蔚的歷史畫，無意獻給歷史，也無意

就是可控的。一些懷著烏托邦思想或者所謂“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創造歷史的衝動。波普爾批判烏托邦工程。在他看來，這雖然是美好願望的產物，但它只能帶來災難和不幸。那些人按照自認為的所謂“偉大思想”創造出來一種模式，進而為了這種模式的追求與實現，便不惜一切代價，因為他們絕對相信他們的道路或者計劃是唯一正確的。結果會怎樣呢？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開篇引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話：“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乃至，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結果對國家和民族乃至無數的個體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沈嘉蔚想到胡耀邦。一開始，他知道“巴別塔”這個詞，就是從胡耀邦的一封信上知道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為躊躇滿志的時候，向全中國共產黨人發出的號召是：建造新的“巴別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別塔”，不管舊的還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相比起來，胡耀邦可算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但也是一個不幸的悲劇角色。幾年之後，他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再過兩年，他在鬱鬱中與世長辭，並因此成了“八九民運”的一根導火線……

一切都清楚了嗎？

沈嘉蔚很動感情地一次又一次審視他的《巴別塔》四幅巨畫。這是許多年前他生命追求與藝術理想園地之地。他發現，畫中的人物生動起來，也在審視著看畫的人，也在觀望著畫外的時代風雲。最有意思的是，沈嘉蔚還發現，畫中不止他原來畫的四百多個人物，不知什麼時候，竟然多出了一些人，而且不斷加多。

沈嘉蔚懂得了：《巴別塔》是永遠的；也是永遠沒有完成的。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攝於2023年5月19日一個研討會上。